

翰林外史

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

——忆钟善基先生

朱嘉城 陈慕容

认识钟善基先生是在1954年，我们读大三，他给我班讲授《初等数学复习及研究》平面几何部分。听说他原是系主任傅种孙先生的得意门生，毕业后在北师大附中任教，工作不久就在北京中学界出了名。1952年傅先生亲自将他调入师大时，他也才二十九岁。这些事使我们对这位尚未谋面的先生充满敬意。

上课铃响起，一位衣着整洁、头发纹丝不乱的先生走进教室。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很悦耳。他讲课清晰简练，板书整齐，字体清雅脱俗。特别是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给人印象极深。每讲一题，从结论开始，引导同学思考，层层往前推，大家进气凝神地听，待到高潮，戛然而止，恰到

好处，只听教室里传出长长一口舒气声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觉得特别过瘾。

三年级下学期，慕容在女三中实习，钟先生和助教常钟玮是指导教师，钟先生一有空就会前去，在慕容印象中，见钟先生的次数还更多些。那时，要求学生每天写实习日记，由于实习工作很忙，精力都放在写教案和试讲上，以为指导老师不会仔细看实习日记，就不大认真写。一天，钟先生坐在慕容对面非常认真地看她的日记，看不清的地方就问，让她很不好意思，从此再也不敢懈怠。

实习中，一次公开教学，刘钟灵讲几何作图，傅种孙、魏庚人、赵慈庚等老先生都参加了。评议会上先生的发



1980年北京师大数学系藏族班毕业留念；前排左起为王树人、钟善基、张禾瑞、陈平尚



1996年在硕士论文答辩会后钟善基与王申怀、丁尔升、曹才翰、钱佩玲老师一起与学生合影

言是大家爱听的，各有一套，甚是热闹。但时间一长，难免走神，同学也不安分起来，王家鏊递来一张纸条：评议会→科学讨论会。钟先生一直静坐抽烟，不动声色，接近尾声时，将烟蒂往烟灰缸里轻轻一摁，不紧不慢地站起来，不到五分钟的发言，把课本上这道题简化了好几步，让大家精神一振，觉得他真不愧为中学名教师。

实习结束，指导教师与实习生同游北海。划船时，慕容与钟、常两位先生同船。时值暮春，气候宜人，小船飘荡在水中，心情特别舒畅，实习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。常钟玮提议说：钟先生给我们唱一个《伊凡·苏萨宁》吧！《伊凡·苏萨宁》咏叹调是阳春白雪，非一般人能唱，很佩服先生有这样高的音乐修养，也觉得钟先生的嗓音唱起来一

定很好听，所以很想听他唱。而先生只是面带微笑，不说话，也不唱。以后知道，那时唱这种歌不合时宜。但先生的这个表情一直印在慕容脑中，后来也多次见到，她称之为钟先生的“经典表情”。

八十年代初，钟先生两次到青海讲学，我们有了更多接触。一天参观塔尔寺，钟先生讲起藏传佛教及其创始人宗喀巴，也是头头是道。平时闲聊中，发现钟先生除专业知识外，古文功底厚，文学历史、风土人情无所不知，我们惊呼：钟先生真是个杂家。

钟先生业务精湛，学识渊博，学术成果卓著。他常去各地讲学，足迹几乎遍及全国。高寒地区青海条件艰苦，他也去了两次。还以各种形式培养了大批中学教师和数学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。在本系，钟先生培养接班人也是尽心尽力。1956年我们毕业，留校在初等数学教研室工作的共有四人，1958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调走了三人，只剩下曹才翰。刘钟灵、李金年和钟先生虽只共事两年，一直念念不忘，现两人在大洋彼岸，还常有电话问候。刘钟灵06年回国，说去北师大一定要看望钟先生。她5月29日到北京，在火车上听到钟先生去世的消息，如五雷轰顶。时间只差一天，老天太会捉弄人，至今刘钟灵说起此事仍唏嘘不已。

那时，初等数学教研室没有其他年轻人，所以钟先生对曹才翰的关注最多，出去开会总带着他。当年钟先生在青海，说起正为曹才翰看书稿，我们想看稿子应当不费事，钟先生的回答刚好相反，再问，钟先生答以“经典表情”。我们和韩汝瑜都心领神会，知道曹才翰的出道，凝聚了钟先生的许多心血。钟先生之急于回京，也因为曹才翰要去日本，他要把日本的风土人情及礼仪详细交代，以免出错。我们听后感动极了，非常羡慕曹才翰有这样一位好老师能如此悉心培养他。

钟先生为人低调，谦虚大度。曾听到过一个传言：钟先生和曹才翰出席某次会议，接待人员误认曹是钟先生，对他热情有加，把钟先生晾在一边，后来才知搞错，十分尴尬。我们同班同学董文华在西安也接待过钟先生，她说：那天，他们在教室等候，先走进的是曹才翰，向大家招手

示意，钟先生倒尾随其后，别人也把曹误认为钟先生。两人性格迥异，加上曹才翰一头白发，误会就难免了。也说明，钟先生即使和晚辈在一起，也是谦让的。

2004年我们去北京，和王家奎同去拜访了钟先生，他很高兴，和我们照了相，说来也怪，那张相片照得特别清晰。谈起傅种孙先生，慕容想起一件事：四年级傅先生讲授《几何基础》，常在小黑板上写些中国古代典籍诸如《墨经》等对几何名词的解释。一天，小黑板上写了一段文字：孔子之谓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声而玉振之也。金声也者，始条理也。玉振之也者，终条理也。始条理者，智之事也。终条理者，圣之事也。智，譬则巧也。圣，譬则力也。由射于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尔力也，其中，非尔力也。上课时，傅先生逐字逐句作了解释，当时觉得用这段话对我们进行专业思想教育非常贴切，便详细记在小本上。四年级，她实习高三班，一位学生想学师范，她把这段文字连同傅先生的解释一起写给他，鼓励他报考。这位学生也觉得这段文字很好，就在班里传阅。可惜这个本子文革中被烧掉了。退休回苏州，她逛旧书店，意外地发现了这段文字，便抄了下来，但傅先生的解释却想不起来了。以后请教过几位语文老师，总觉得与傅先生的解释有些出入。想起钟先生是傅先生的弟子，古文功底厚，便将此事对钟先生说了，还背了几句。钟先生直言：没听过，但古代典籍还有些，可帮你查，查到后可解释。2005年元月，收到钟先生一封厚信，信写了四页，还有四页写满了《墨经》对几何名词的解释，字体还是那么清雅工整，写错的字用涂改液抹去重写，八页纸上没有一个错字，这对一位八十二岁老人来说，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，钟先生一如当年的一丝不苟，我们感动万分。他在信道歉说：那段文字没有找到，许多书在文革中卖掉了，并说：那段文字请暇时写出来给我，试试我的文言底子能否解释得了。我们去信回复并附上这段文字，由于当时忙于去美国探亲，此事便有耽搁。在美国给钟先生去电话，他还提到：等你们回国，一定将译文寄去。我们06年5月21日回国，时差还未调整，却传来噩耗，悲痛和遗



1998年钟善基与郝炳新、袁兆鼎先生在一起



从左至右：朱嘉城，陈慕容，钟教授夫妇，王家奎

憾无法言表，04年的见面竟成永诀，那篇译文也随钟先生驾鹤西去，在他家照的相片和钟先生如字帖般的信只能留作永远的纪念了。

写到这里，耳边响起德尔德拉的小提琴曲《回忆》，那优美的旋律让我们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。此曲也被译成《纪念曲》，我们就将此曲献给喜爱音乐的钟先生作纪念吧。

2007年8月
2011年10月修改



钟善基先生小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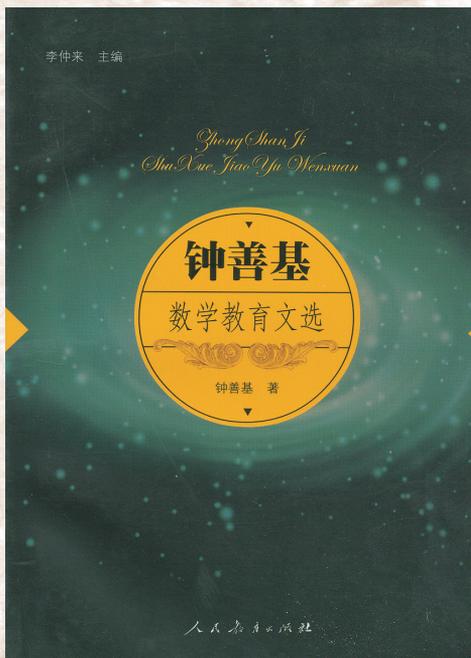
蒋迅

钟善基先生（1923年2月24日-2006年5月28日）是著名数学教育家，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。194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，1945年-1953年曾在北师大附中任教。院校调整时调到北师大数学系，从此在北京师大教书直到退休。1954年至1958年，他任中国数学会北京分会理事。从1977年到1986年他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教育研究室主任。1982年任中国教育学会数学教学研究会秘书长，后改任顾问。1986年起出任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，任《五四制初中数学教材（北师大版）》主编。1991年任《数学通报》编辑委员。1983年至今先后任中小学数学教学报社总编辑、社长。他还担任过中国教育学会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咨询委员，北京市数学教学研究会理事长、名誉理事长，日本三大学（大阪大学、山梨大学、埼玉大学）数学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。他还先后任山西教育学院、天津师范大学、昆明师范专科学校、山西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。

钟教授多年从事数学教育研究，早在1950年，他就参加了教育部《中学数学课程标准》和《工农速成中学数学

教学大纲》的制定与编写工作，并于1951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教育部召开的第1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。后来，他多次参与《中学数学教学大纲》的修改工作，并主编了《北京师范大学五四制初中数学教学教材》。1979年，他率先在我国提出启发式数学教学理论，最先提出并系统阐述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能力的问题，是我国数学教育学科的主要创立者和奠基人。在1994年大阪“中、日、美、德、法数学教育研讨会”上，钟先生做题为“数学教育八原则”的学术报告，见解独到，受到各国数学教育家的关注。

钟先生著有《初等几何教材教法》，他是《初等数学概论》和《小学数学的基础理论》的主编，并与白尚恕先生一起翻译了前苏联数学教育家普-佛-斯特拉齐拉托夫编写的《高中数学教学经验》，参与编写《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》。他翻译和编译的还有《几何课堂教学》、《初中数学教学经验》、《高中数学教学经验》、《初等几何学教程（立体部分）》、《高中数学教学法》、《中学解析几何教学法》等著作。他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会议上发表了30余篇数学教育论文，其中“数学教学启发式”、“关于数学教学中学生能力的培养的问题”、“数学教学八原则初议”、“谈中学数学教学与素质教育”等都是国内同一课题研究的最初的论文。北京师大将钟善基先生的主要论文收集编汇成《钟善基数学教育文选》。



北京师大收集编汇的《钟善基数学教育文选》